

臨縣志

四

臨縣志卷八

藝文志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記曰文王以文理  
文之用大矣哉上以紉土教擊國風下以通勸  
誠存褒貶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三晉自庖犧  
畫太極神堯廣文思肇起人文之元卜氏以文  
學教西河流風餘韵炳炳麟麟煥乎盛已臨屬  
邊陸文教通中國最晚地無名勝足寄肅吟而  
兵燹後遺章散失以故宋元前年世渺邈聲米

靡追搜羅攬拾擇其文可風世鼓動闡化理者  
誥勅而下記傳詩詞雜著共若干首因別區分約舉  
以備米風焉爰作藝文志

誥勅

皇墳帝典世為傳書煥汗絲綸覃敷治道黃麻  
一紙也而褒嘉功德錫極兆民共仰雲漢昭回  
焉臨雖窮山僻谷淵默黼裳而響應四表亦所  
不遺也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君之詔書  
稱勅天之命詩云畏此簡書欽哉

康熙四十一年正月欽奉

御製訓飭士子文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材典至  
渥也朕臨馭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  
簡學使釐剔弊端務期夙教修明賢才蔚起庶  
幾樸棧作人之意乃比來士習未端儒效罕著  
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  
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  
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

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叙爾諸生幼聞庭訓  
長列宮墻朝夕誦讀寧無誦究心也躬修實踐  
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  
考義勿雜荒繆之談取友親師悉化僞盃之氣  
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執度式於規繩最防  
蕩軼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  
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脅  
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姦猾欺  
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

不容鄉黨弗齒縱倖脫梏扑濫竊章縫返之於  
衷能無媿乎况乎鄉會科名乃掄才大典關係  
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顧乃  
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口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  
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  
弊端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  
若茲厥初拜獻便已作姦犯科則異時敗檢踰  
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為國家宣猷  
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

禁反復惓惓茲訓言頒到爾等務共禮朕心恪  
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以  
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  
榮卽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他求  
哉若仍視爲具文玩愒勿儆毀方躍冶暴棄自  
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旣負栽  
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不能爲爾等寬矣自  
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  
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  
副朕懷否則職業弗修咎亦難追勿謂朕言之  
不預也爾多士尚敬聽之哉

贈文林郎甘泉縣知縣郭永通勅

國家敷錫臣下必追賁其所先蓋彰賢而勸孝子  
爾郭永通乃延安府甘泉縣知縣奇之父躬令厚  
德名孚鄉邦訓子有成效勞官守肇推卹命用增  
輝於九原茲特贈為文林郎陝西延安府甘泉縣  
知縣庶其靈爽服茲顯休

贈孺人田氏勅

生之惟父育之則母匪均敷錫何以隆罔極之報  
乎爾田氏乃陝西延安府甘泉縣知縣奇之母訓

子能官而奉養弗違宜加褒典以慰孝思茲特贈爾為孺人尚克欽承永光幽壤

封文林郎西城兵馬副指揮趙精勅

萬曆三十四年

蓋漢賜高年爵帛而報孝弟力田之士今有若人朕所禮也矧能迪厥子效職於時者乎爾趙精乃西城兵馬指揮司副指揮承基之父瞿瞿良士坦坦吉人至孝篤於慈闈好施洽於仁里家有嚴訓人無間言爾子服官有廉幹聲所從來已是用封爾為文林郎西城兵馬指揮司副指揮有赫寵章

益延鶴算

贈孺人劉氏勅

夫母氏劬勞而祿不逮養此蓼莪之詩所由作也曷以慰之厥有愍冊爾劉氏乃西城兵馬副指揮承基之母毓自名門媚於碩士兼愛勞而勗子秉勤儉以起家徽範云遐顧復如在是用贈爾為孺人睠此綸綍之榮式慰栢棧之慕

封承德郎山東登州府通判勅

天啟六年

夫鳩漸之儒往往雅意騰騰而不獲盡究其用故

薄於榮名厚於昌世國恩家乘蓋交爲重矣爾原任山西平陽府芮城縣學訓導喬養蒙乃山東登州府通判鳳翔之父藝苑名流人倫恪士宅心長厚里號德門篤志菁莪腹稱經筵雖鵬搏未遂僅宣振鐸之猷而燕翼式貽聿顯方城之業嘉勞名器徵訓度趨是用封爾爲承德郎山東登州府通判丹綸煥朱綾以長新紫綵綴青湘而競彩

封安人高氏勅

位分悃內則稱著代焉若仰有名德之述俯有纘

勤之業其父則母儀必有足述者爾高氏乃山東登州府通判喬鳳翔之母毓德靜貞作述耆碩采蘋而修祀事流主饋之徽聲和丸以最嗣人啓郡丞之茂烈宣勞五馬朔美三遷是用封爾爲安人寵煥絲綸慶敷珈禕

封山東登州府通判勅

國家設郡倅以佐二千石奉宣德化用奠百姓千□又意甚殷也有其殫心乃職以治理聞朕不愛褒綸以旌之爾山東登州府通判喬鳳翔掄英載



辟分駕名城當海濱荒瘠之餘正理胥焚蠶之會  
而爾宅於茲慎措以直方庭無呼暴之聲吏絕憑  
城之蠹牧守資城于畫諾庶僚咸表夫方嚴日麗  
黃堂民歌青章茲以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  
命夫斟鄩僻在海徼比歲遼警驛騷民疲奔命爾  
以經術來襄吏治其於民瘼洞悉久矣東郭之馬  
將瘦竊轡之車必蹶其為朕靜綏休息之朕將顯  
用汝欽哉

封安人郭氏勅

朕惟賢媛當組紉則佐學當鞞佩則佐政其飭筐  
筥于庭屏不異贊襄郡政也可斬褒嘉爾山東登  
州府通判喬鳳翔妻郭氏毓德崇閎儷美碩人權  
豫致于尊璋釜錡有恪勤勞宣于天子警戒相成  
睦茲展驥之猷惟爾戈鬼之儆是申綸綍以勵悃  
闡茲封爾為安人式承有赫之明綸益贊無窮之  
休問

天承運 奉

皇帝制曰求治在親民之吏端重循良教忠勵資  
敬之忱聿隆褒獎爾穆先春乃貴州威寧府黔  
西州知州穆成周之父禔躬淳厚垂訓端嚴業  
可開先式穀乃宣猷之本澤堪啓後貽謀裕作  
牧之方茲以覃恩贈爾為奉直大夫錫之誥命  
於戲克承清白之風嘉茲報政用慰顯揚之志  
昭乃遺模

制曰朝廷重民社之司功推循吏臣子凜冰淵之  
操教本慈悱爾貴州威寧府黔西州知州穆成  
周母李氏淑慎其儀柔嘉維則宣訓詞於朝夕  
不忘育子之勤集慶澤于門閭式被自天之寵  
茲以覃恩贈爾為宜人於戲仰酬顧復之恩勉  
思撫字載煥絲綸之色永賁幽潛

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作牧重於專城遂委一州之任親民莫  
如長吏遠逾百里之榮爾貴州威寧府黔西州  
知州穆成周才具夙優精勤尤著釐剔吏胥之  
弊人殫嚴明勾稽案牘之煩政無留滯茲以覃  
恩特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於戲飭乃官  
方旣效能以奏績勞于王事宜錫寵以酬庸  
制曰良臣宣力於外効厥勤勞賢媛襄職于中膺

茲寵錫爾貴州威寧府黔西州知州穆成周之妻謝氏終溫且惠既靜而專綦稿從夫克贊素絲之節蘋藻主饋爰流彤管之輝茲以覃恩封爾為宜人於戲敬爾有官著肅雍而並美職思其內迪黽勉以同心

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天承運 奉

皇帝制曰求治在親民之吏端重循良教忠勵資敬之忱聿隆褒獎爾王在雍乃廣東肇慶府陽江縣知縣王求春之父禔躬淳厚垂訓端嚴業可開先式穀乃宣猷之本澤堪啟後貽謀裕作牧之方茲以覃恩贈爾為文林郎廣東肇慶府陽江縣知縣錫之勅命於戲克承清白之風嘉茲報政用慰顯揚之志昭乃遺護

制曰朝廷重民社之司功推循吏臣子凜冰淵之操教本慈悱爾廣東肇慶府陽江縣知縣王求春母趙氏淑慎其儀柔嘉維則宣訓詞於朝夕不忘育子之勤集慶澤於門閭式被自天之寵茲以覃恩贈爾為孺人於戲仰酬顧復之恩勉思撫字載煥絲綸之色永黃幽潛

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分符百里必遴出宰之材報最三年爰重懋官之典爾廣東肇慶府陽江縣知縣王求春雅擅才能克宣慈惠撫綏有要常深疾痛在已之心懷保無窮不忘顧復斯民之責茲以覃恩授爾為文郎錫之勅命於戲前勞已茂用褒製錦之能來軫方道益勵飲冰之操

制曰良臣宣力於外效厥勤勞賢媛襄職於中

茲寵錫爾廣東肇慶府陽江縣知縣王永春妻  
朱氏終溫且惠既靜而專素稿從夫克贊素絲  
之節蘋蘩主饋爰流彤管之輝茲以覃恩贈爾  
為孺人於戲敬爾有官著肅雍而並美職司其  
內昭淑慎之遺徽

制曰在公必敬臣心每待助於閨闈齊體惟均國  
典必疏榮於繼室爾廣東肇慶府陽江縣知縣  
王永春繼妻薛氏以順為正無成有終柔嘉克  
踵乎前徽珩璜流譽慶澤用昭其嗣美翟禕增

光茲以覃恩封爾為孺人於戲如綸如綽勿忘  
象服之榮宜室宜家允副鸞書之錫

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寵綏國爵式嘉伐閱之勞蔚起門風用  
表庭闈之訓爾白晉侃乃東直門守禦千總加  
一級白晴之父義方啓後穀似光前績善在躬  
樹良型干弓冶克家有子拓令緒於鞬鈴茲以  
覃恩贈爾為武德將軍東直門守禦千總加一  
級錫之誥命於戲錫策府之徽章存承恩澤荷  
天家之休命永黃泉墟

制曰怙恃同思人子勤思于將母赴桓著績王朝  
錫類以榮親爾東直門守禦千總加一級白睛  
之母趙氏七誠嫺明三遷勤篤令儀不忒早流  
珩瑤之聲慈教有成果見于城之器茲以覃恩  
封爾為宜人於戲錫寵綸而煥米用答劬勞被  
象服以承休來膺光寵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區畫軍屯兵食聿闢大計賢勞王事人  
臣竇有常經爾東直門守禦千總加一級白睛  
展力戎旃留心武備伍符尺籍能備簡閱之規  
輓粟飛芻具展精勤之績克彰前效用沛殊施  
茲以覃恩特授爾階武德將軍錫之誥命於戲  
無忘介冑之勞祇承異渥式荷絲綸之寵蓋布  
新猷



制曰策府疏勳甄武臣之茂績寢門治業闡賢助  
之徽音爾東直門守禦千總加一級白晴之妻  
李氏毓賢名閨作嬪右族擷蘋米藻夙彰宜室  
之風說禮敦詩具見同心之雅茲以覃恩封爾  
為宜人於戲錫龍章于閨闈惠問常流荷嘉獎  
於絲綸芳聲永劭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宋將西征禱應克捷碑記

禮部申准都省送下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河東路  
經畧安撫使知太原府林希劄子奏近嵐石麟府西  
路出師進築堡寨凡所過神祠並令致祭今據統制  
官王文振等申石州明靈侯祐助王師皆有應驗不  
敢一一縷陳契勘明靈侯世傳趙氏元豐四年帥臣  
孫永奏為祈禱有應先朝封號明靈侯經今二十年  
本路前後出師必有冥助今來王師進築靈應尤異  
伏望

聖慈加封爵號庶使鬼神效職者亦被褒錄尚書省  
牒陳奉 勅石州明靈侯王師濟河問罪西夏元戎  
慎奉有祈於侯正直聰明惟順是助晉寧建壘遂合  
新秦我陵我阿民樂耕牧底茲勝績實靈之休進封  
貴公秩冠五等永福并土尚其格思可特封明靈公  
至牒

元符二年十月

日牒

右正議大夫 守左丞 蔡立  
全紫光祿大夫 守左丞 僕射 陳立

大元故延安兵馬總管袁公神道碑銘并序

奉議大夫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姚燧撰  
承直郎陝西漢中道巡行勸農副使暢師文書并

題

袁虞舜裔也舜生姚墟居媯汭子孫以地姚姓以水  
媯姓以有天下之號則虞姓及周武封胡公滿於陳  
以國陳姓以陳公諡又胡姓袁則肇於陳大夫轅濤  
塗西京轅固生猶未省文至後漢太尉安而下始為  
袁矣其家太原石之臨泉者不知始何世何人所可

譜者則在金有隱德農畝者諱亨生迪業儒博極群  
書尚氣節不食然諾生企景有父夙生鐸丰儀峻修  
克世其家學實生今延安路兵馬總管諱湘字潤夫  
金之蹙國王公佐持節鎮葭蘆當五元勁兵之衝殫  
力竭謀惴不自支一日集將佐使各推辟所知可與  
計事者或言公賢為書致之三往返始來用其策以  
守則完以戰則捷衆論多之聞諸汴京官以忠顯校  
尉遙主延安之延長薄再以功超武節將軍令臨泉  
石與嵐之合河恃公為藩援以安者五年後王公佐

卒鎮人心離異不可復一公歎曰吾愛一死哉死而  
兵民完何害敵以不即下蘊怨積忿於我者為日既  
久吾死而損兵民以甘其心胡寧忍哉遂乘夜載鴟  
夷濟河欵我大將李罕營降解所佩誓曰所有二於  
公者有如此劍將孳義之相與飲酒盡歡以便安升  
臨為州版公為帥遣將州兵畧地鄜延悉下之移鎮  
延安臨民德之寧輕去其鄉不忍去公多攜家來從  
朝廷賞納土功授延安路兵馬總管時既偃兵民方  
去危即安公敦勸耕稼裁抑游惰使各食其力隣

聞之逾河而西雖有良田美業不恤顧托處深山窮  
谷者不可勝計公符其守令居借之廬耕助之牛儒  
生之賢而文實聳人瞻聲動人聽者如侯立嚴昭焦  
舉張華王明畢美邵瑞張輔之流欲仕者則登之幕  
府以師群吏不者則升之學官以範多士由是悍俗  
消革而禮讓興行矣會大料民止籍主戶漏其僑家  
浮客者或咎以何獨損吾戶數公曰若欲肥版籍以  
衍庶耶一日賦役下僑浮生心必計曰等賦役也與  
避人境而不免何如歸吾家之安焉客去而主孤實

亡而名存祇益累也人服其能圖遠其後河東山西  
果來徙其民公謀使者曰若所以必徙者豈以代吾  
賦役而汝無得哉吾所籍止主戶未嘗妄以僑浮土  
箸版冊具在可稽也何如勿徙使各奠其居卽是民  
推擇置吏歲集其賦入是以吾土育爾民矣必其徙  
其以是歸語汝帥使者亦度民已安此雖徙之且道  
亡不達許之而還尋有詔令民隨在占籍公猶仁其  
僑浮為輕其調庸同列害其能且位加吾上多行金  
帛貴幸以訟公徵使就辨公贄責幸幣殊涼薄定

以訟者之言方騰能不以賄免顧歎重其忠儉歸益自剋礪四方形行李至者相踵廩肉不足為射獵鹿豕以繼勞贍之須皆出其家不足則從富人稱貸罷民之豪傑謀曰吾屬依公以生坐視寡乏莫之省憂人曰我何捐金餉之亦謝不取及大封宗室割所治為公主湯沐邑有說公厚斂入謁可結主知且無令同列得先之也公曰吾豈剝下市寵者耶不行先朝時今上以太弟之重征南詔駐兵六盤山公見行府建言始延安之籍民為兵皆懸賞募之人率授銀三十

兩始行及遠戍久役津餽不如於前老稚曰困於家則恃者挺身而孤亡勇者連伍而俱歸軍吏以法誅之莫之能止也非大選閱罷民厚業饒丁者更代以休其力盈其氣則兵帳不完上然其策讓隣道臣之在行府者曰若曹之來其所請求不過官資之崇卑符節之輕重便已私耳亦嘗有一白軍民利病如袁某者乎聞者愧誓自是雖不自行遣官屬有所奏請上必曰若從袁某所來耶言輒報可歲癸丑冬將適京兆未至與病歸人來唁疾公安之言笑如平時夫

人間焉一旦公病小加於今日如吾母子寡幼何惟  
治命是聞公曰吾平生所為無有不可語人者天將  
厚予是外非若知也以十二月十六日卒於正寢年  
五十有九以中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歸葬臨州  
太平鄉白汶里先人之兆次凡再娶元配馬氏繼配  
梁氏子男三人馬出一人未名前公卒梁出二人克  
忠昭勇大將軍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克良提舉  
太原採木司女三人馬出伯適定西州尹蒲察仲德  
仲適中部縣尹張欽用梁出季適屯田總管折叔玉

男孫四人長仕圭餘未名女孫八人在室十八年燧  
以陝西憲副錄囚延安昭勇君自醜右得告塚居一  
際言色固已心推為巨人長者若不見毛髮比出紈  
縵塚者古人有云觀其子可以知父矣明年克良持  
君書與公事狀碣銘墓碑因得究公為人益自信昔  
者觀人之不失也蓋嘗論之人生紛綸尚武之時懦  
者固不能以自文惟強之依而強者或徑行而無謀  
亦旋然敗止善謀矣其力不足以先衆則人亦莫之  
信而為之使嗚呼公於此時克樹功業裂地而後

傳諸子亦憂憂乎其艱哉是可以載行事於石見白於後世也

銘曰緊袁之先世繼顯賢由金百年力本于田起  
踏而行篤公之自逢時未靖竇艱初試人求其生  
雌從雄鳴有距跳踉有翼禽翔臨泉葭蘆襟帶河  
山公居其間捷其悖頑智資我謀勇怛吾力我麾  
我招莫不順適國步未改效死我臣天命維新吾  
生斯人府葭延長綬丹廊坊我旗樹降千里其疆  
朝為逋亾夕則樂康人無我敵束而矛戟敏而耕

桑督而蠶織而方瘡瘡孰爾股剋孰□□乎  
摩撫隣日時哉爰適樂土寵光不希鈞言不危說  
進可行丹宸肯頤不年求辭延民之思今三十年  
如在樞時黃髮髻子枚誦其美事上之忠繩下之  
嚴生民之仁與人之謙顯親之孝奉已之廉人一  
二有公乎具兼延民之思日遠則亡我詩之碑百  
世昭章

至元二十五年歲次戊子九月二十九日男昭毅大  
將軍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使克忠建

改修學宮碑

嘉靖戊午年

都御史

張

珩

石州人

夫臨西河離石故地也粵稽廟學元至正間建於縣之東郭明末樂戊戌改遷東南去舊二里許蓋遠河圯之患也逮今百二十餘年始倡議遷建當道下檄皆曰可適吏士者坐墨其議遂格無何脫尹鎬以京闈名士適尹是邑下車初卽以風俗人才爲首務一日集議廟學故跡豈但河水崩潰且臨野無蔽殆非明時尊崇

先師右文興化之盛典也宜亟圖之遂登城周顧



厥攸宜指原議按察謂象曰北枕紫金之險南帶黃河之固東控龍山西接鳳嶺誠得形勢之最者况左右前後皆有隙地可增市價及以官土互易用成廣袤宏規後親為荒度其廟之殿廡門池學之堂齋厨閣以至新建亭祠罔不如制城之上建二樓以壯左右巨觀經始於嘉靖丙辰孟夏戊午季春落成輪奐孔飾彝章具舉求延文明之慶於無疆尹之賢可例推矣訓導周官命生員郝齡白豸任鳳陳希烈巧文以詔來者余謂四子曰若知國家建學育才之意乎

蓋聖人之道六經盡之矣六經非在外也即人心所具之理謂之明德本體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我高皇帝詔天下立學惟以六經造士上宗三代教人之法明明德於天下後世者也百九十年來政教之治人才之盛載於皇明名臣錄者述殊而心未始不同是故有作霖雨舟楫者有斷盤根錯節者有危言見於臺諫循良著于郡邑者有學貫天人立言垂訓者甚至過窮不屈遠竄無悔高尚樂道微辟不至者皆履六經之膏腴以見 皇家作人之效彰且著

是六經者實民生日用之不可缺豈資美鉛槧以邀  
利達具耶逮我皇上復制敬一箴註五箴以頒布  
天下抽關啓鑰用洩六經之秘天下之士可不上體  
皇心以追前修以期明德共成雍熙太和之世哉  
夫學校育才古今相沿也溯自唐虞三代下逮漢唐  
宋以及今日千載之間人材夙化孰替孰隆孰美孰  
惡耶臨邑之士當廟學更新駿奔禮成之初審其所  
當法者立志以求之則趨向不差他日豈無振世豪  
傑出於其間乎脫尹往來余石深知以明德為政者

故以告同志如此嗚呼豈特為邑學記而已哉

重修廟學碑

萬曆二十六年

邵汝楫

夫學校者乃寰區首善之地賢士之所關也

聖天子之所以儲真才督學使之所以比髦俊守令  
博士之所以日省月試而陶鑄之者胥於是乎加之  
意焉為之殿以崇元聖為之廡以祀群賢而豈徒哉  
重根本立標的也為之堂以明人倫為之齋以分訓  
詁而豈徒哉彰化源端士趨也時修葺以新瞻視隆  
禮義以榮橋門而豈徒哉振風教作士習也然則學  
校之為國家重也其來遠矣 邑侯對水常公甫下

車謁

先師廟升明倫堂進諸生授講畢則適觀於宮墻中  
外乃於廟貌則新之堂齋則葺之廟門則磚砌丹塗  
之復謂其規制弗偉科目不振遂卜日集工役量事  
期計財用學之東為坊三楹扁之曰黜化滄溟廟之  
西為坊三楹扁之曰鶚橫霄漢堂之前為大門為二  
門易舊為新扁其外曰儒學內曰丹桂芳業風化源  
頭門之南為屏三楹扁之曰雲路又其南即內城建  
坊於其上扁曰龍門前後拱向左右岳峙崢嶸巍峩

彩色輝煌煥然稱改觀焉臨之士感公課士之勤  
鼓舞之雅有願升堂而請益者焉有覩雲路而慕青  
霄者焉有過龍門而思騰變者焉固見其彬彬然向  
化矣余復揖而進之曰噫嘻是固足以言彰公志而  
要未足以言彰公教也蓋貴士者先器識而後文藝  
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不有曰  
升堂入室如仲由者乎不有曰望雲思親如仁傑者  
乎不又有曰聿登龍門如東漢多賢者乎二三子苟  
能修德崇道尚志敦倫礪節砥行由是而致身青雲

攀龍附鳳布列廟堂而致君澤民焉斯為無負于公  
教斯為不孤于公望斯為不虛于公首重學校而勞  
心修創之至意乎乃相率拜稽為公頌公直隸交河  
縣鄉進士諱時芳字允桂別號對水邑幕信君允東  
省齊東人共襄厥成例得其書云

謝侯重修文廟碑記

順治三年

都御史申朝紀

千巖競秀之中巍然而蟠踞者則臨邑也邑之北有  
縣治縣治之南曰學宮厥位面陽厥土燥剛厥材孔  
良殿堂門廡黹堊丹漆舉以法舊籍有可攷者崇正  
癸酉之季西賊蹂躪一炬焦土嗟乎此一變也予嘗  
讀邵子有云自有天地以來一元有十二會會有一  
萬八百年自子丑寅歷戌會則閉物而消天至子會  
則又生天而循環無窮此數也理也信乎天不變道  
亦不變也有神明變通之人出德行動天地則作

神明昔人所為蹴崑崙使西倒蹋泰山令東覆者噫  
嘻斯人豈易得也哉邑令謝君滿州人傑也奉  
新朝簡命來莅茲邑時闖賊播虐之後克燭燭天則  
屍橫骨暴妖氛蕩地則徑斷烟寒嗟乎此又一變也  
唯時公單騎之任甫下車卽布澤流仁免群生於  
湯火納百姓於休和不數月間而寇孽靖掃治具畢  
張流離亡散者始聚而有室家之慶矣乃進諸生愧  
學宮闕狀愕然嘆曰學校廢則人材散失人材散失  
則儒效闕疎大可懼也於是出諸俸金庀材鳩工而

謀鼎建之正殿傾圮也易其棟宇厚其墻垣鳥革翼  
飛而廟貌聿新矣以及兩廡名賢鞠爲茂草則更新  
創立於神主之廢者增之而神有所依矣戟門之頽  
者樹大門之缺者補而堂舍內外一時燦然改觀矣  
且有門壁塞於前坊牌易置於左右金碧輝煌無一  
不舉昔人所謂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者復如  
故也興起斯文其在茲乎公可殫謂厥心矣不特此  
也如築雉堞如砥河欄如葺文樓如蠲荒租以軫民  
困如罷協濟以恤驛廢入其境政簡刑清盜藪松息

遺不拾犬不吠行者相與歌於途商賈相與忭於市  
農夫相與懽於野而大工適成遠眺之則吞嵐光挹  
碧波雲蒸而龍翔霧騰而豹變奇哉此廟之大觀也  
闔邑中紳衿耆庶旣立祠以祀焉有學博先生張奇  
勲者陳牲告奠我

先聖先賢張筵明倫堂為公謝之予聞其攘袂競先  
老者少者觥者籌者懽迎者候門者無一不畢集恍  
乎如嬰兒之投慈母也此又一變也倚歎公何以得  
此於人心也哉總之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

故政多暇公之志不在功名不在富貴惟德被生民  
而功施社稷後之人陶鑄於宮墻中者沐公之澤矣  
公之光感慕奮興秀傑挺而科甲繩我

夫子血食馨香萬年謝夫子教化亦馨香萬年所謂  
神明變化者此耶信乎天不變道亦不變也公諱道  
號路然今陞江南淮安府知府滿州人原籍山東濟  
南府學生

學宮開路記

邑令 丁宗懋

聖人之道若大路然以極高明則壅蔽者務去焉以致廣大則窒礙者必通焉要在識其所從入毋或於他岐而已學宮前臨大街廣不盈數武南向廬舍參差規模湫隘跬步間未嘗不嘆西墻也其窒礙壅蔽也孰甚癸未冬予亟與諸紳士約捐置李姓常姓宅若干間撤而去之既復購楊姓牛姓宅各一區惟牛姓宅之在西偏者畱為邑尉廨餘亦撤而去之自是壘嶂層巒軒豁呈露攬秀挹青令人意境俱遠矣



者觀於此誠知擴充聞見開拓心胸而得所從入以  
馴至於高明廣大之域斯所謂能由是路者乎予方  
擬構先師牌樓以崇觀瞻引牛澗水作外泮池尋  
以有事於城工未遑就緒為紀其長寬各丈尺以俟  
君子時乾隆己丑天中節也

臨縣陳侯石砌城堤記

萬歷八年

進雷應志

臨之治屬於山西太原府而其城肇於金之大定我  
朝洪武二年繕仍舊址至正德辛未始增置外城然  
崇不過丈餘闊不盈數尺亦藩離之形跡耳非保障  
之策也壬子高廣其制第以距東一面川原平敞正  
寇賊躍馬之區受大河衝決之害歲傾而歲葺之官  
勞心民勞力雖智巧百出莫可施其計也河南賀侯  
嘗築堤以防之矣而崩騰者如故關中吳公嘗砌石  
以城之矣而崩決者如故編屯挑壕鑿渠引流無幾

不然民之業生盡廢自修葺以來歲計丁夫之費已至百萬餘金而百姓迄無寧宇每歲二月興工之際逃竄避役者扶攜塞道臨為太原庶富之鄉而今困敝若此以修城之役所致也使無經久不壞之規將歲復一歲工無止息其財之費又不止於百萬必至於杼柚其空而後已其力之徵又不止於眉穿必至於村落丘墟而後已石壕吏之詠安上門之圖將為臨而刺之繪之也有日矣幸際陳侯受天子簡命來莅是邑明敏果銳暇豫以應旁午之政廢墜悉為興

理乃集士紳耆老親詣衝流要害之地而告之曰徒濬河漕築沙堤真以有限之民財填無窮之巨浪耳無怪其工之不成也莫若為大石以砌高堤而蟠根以護其基而堅固以完其縫斯可障狂瀾而東之此一勞永逸萬世無疆之休也眾皆難之曰一石之運尚苦其艱况千餘丈之石堤表裏相接自非神運鬼輸人力豈能為此侯毅然任之不為群議所挫几規制之方日期之限用度之數靡不計算周悉且夙夜程督始終無倦甫期月而堤成再踰歲而功就

如陵水之泛漲者屢至而不愆其行工始于萬歷丁丑之三月越戊寅之九月告成迺寒之月息役實計一十有四月告竣夫飲泉酌液貴思其源摘葉披莢少窮其本侯其立萬載不拔之基免蒼生荼毒之苦自是純其藝黍稷焉而未耜舉趾者無擾于供役也肇牽車牛服賈焉而懋遷化居者亦不驚於築穀也居者安勞者息流移者復業窮困者復蘇駸駸乎富庶之舊孰非成堤成城有以錫安堵于一時而何以掇綿綿福惠于無窮也則是堤地可名之為陳公堤

也是城也可名之為陳公城也恐其久而不傳遠而莫稽焉於是集縶學生員胡汝濬白鶴范學俊王化頌表張靖邦等理問高胤冠偕屬官曹友光南應科等如胥丐文以襄厥美因叙其始末如此侯諱舜道字希孟新槐其別號也保定府興安縣人績難以悉數院道旌章紛馳疊上几國蒙難剖民情石侯至而立判之能聲籍甚別有功德之石

重修護城石隄記

邑令丁宗懋禮陵人

臨城東距湫河湫水經大小連枝山北與榆林諸溝  
匯激而西射以與城嚙築隄所以護城也自前明嘉  
靖兵備副使趙公度地河壩伐石為堰後之繼斯役  
者屢修屢圯歲以有事季兵發相仍而當年遺蹟  
遂與山碑麗譙盡付馮夸矣越雍正壬子水暴至延  
及城內民居蕩析時請於覺羅石大中丞得報可  
發公款三千金築而新之從東門而南延袤一百三  
十丈則茲之石隄是也昔為荒墟今列廛市依斯隄

以宅爾宅者且三十年亡何歲月寔深根蒂剝落縫裂罅穿難與持久其迤北一帶水勢益盛近時郡伯張公曾加補苴疊亂石而糝以灰沙亦隨漉漫不可復識壬午春予令茲土竊以為欲衛民莫先完城欲完城莫急修隄顧未信而勞弗敢也其明年遂與邑之紳士里老謀謀僉同不以予為劣而任之量力捐輸匪徵而集則費省於前也羣力趨赴必值乃傭則人不滋累也方春經始徂秋告竣庀石蟠基惟深且固編縫則綴以鑊鏃層累則資以鐵管蓋歷稽前代

興廢之跡而底法加密焉堤既成或曰水之為城患者以不由東山崖下故道行耳宜鑿渠以引之或又曰城以北舊為趙家崖崖踏而水乃直瀆城下宜墩於崖以捍之顧予觀秋水漲溢奔沙徒岸木石俱下鑿未息肩於不旋踵若趙家崖踞其上游適抵最衝挾甃石之功以禦撼山之勢是螳臂而當車也何足與洪濤爭怒哉因扼隄之中權更為築臺狀如偃月與隄相抱以避趙家崖之衝也水勢至此得稍停泊又若迴旣倒之狂瀾以障而東之者登臺南望則

石大中丞之遺澤新焉其北則今所增築直統城隅而止枕殘堞駕長虹晨炊宿霧空翠霏濛此湫川煙雨之所以稱勝槩也竊於斯臺有取云故並友之

順城亭記

邑令

丁宗懋

湫川煙雨臺成遂作亭其上挹東林之晚翠盼西岫之夕暉廬舍參差灘聲訇磕一川風景頓覺改觀矣然豈惟以恣遊眺哉方予之爲是臺以護隄且以護城也自春徂秋經營凡幾閱月猶憶蒼龍昏見之辰民苦旱予懷惻然爲之再禱而甘霖沛旣而風雨和

諧率五日十日不愆其期年穀豐登稔於隣壤而斯亭以次告竣焉於時野老扶杖而觀農夫絜耜以慶人熙物恬來集來遊若不知有前此經營之苦者記所謂順成之方此其衆乎以是名吾亭殆猶長公歌喜雨求叔紀豐樂之意云爾且其位在東郊迎陽布澤將展禮於斯惟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則茲亭之作洵有天幸矣烏可以不書  
乾隆癸未立冬後三日記

重修西城記

尹同臯

食都御史

臨故離石地邊於晉恃嵐谷數峯黃河一帶稱次衝焉然內應偏關右捍太原又稱扼塞矣邑治西北枕鳳山之麓東南繞榆水向俱削土成城其繞河者苦水齧後易以石而踞山猶土也山峻睥睨登山俯視舉足可踰頻年風雨剝蝕土石俱消漸薄漸脆令茲土者不無勦議而輒中格水諸葛侯以別駕左遷至輒為城憂曰保障哉寧非晉陽之土也若欲即有堅城以盛其民不欲先畧需者道歲侵遂次且其

捐俸設糜撫流移革土稅薄徵徭民若不知有饑歲  
山陬乏水我忝我稷仰聽於歲卽有奇策以支荒政  
而苟且目前卒非良策乃興水利而侯澤與水俱深  
稍旱得挹彼注茲民竟感為時雨而繞瘠以腴無憂  
歲也侯心如秋水故於澤無所溷而於物無所不映  
民日以寧而訟度鞠草矣邑苦偷兜侯簡緝弭之士  
有貧者無不佐糞鹽而凡民有喪輒為具槨暇則進  
青衿而課之提命所及比於文翁而尤恐化之不廣  
遍飭杜學於是文明日開絃誦比屋卽不城而歲豐

人和政自不煩地利乃侯復曰夫此猶是苟且目前  
耳不有堅城孰與捍外衛內寧離石之可虞太原可  
念也徹彼桑土正此一時遂以修城之議上之當事  
當事固樂於有成而議增議減議土議稅議役議費  
殊苦甲乙侯悉心肇畫得中當事肯乃許可而一土  
一木無不經侯料理西城則剝削壁立表以女牆西  
門兩峯對峙衆壑奔注如駛塞之勢莫能禦而不塞  
又明開以瑕侯因山為涯因壑為河上跨以城環門  
其下使兩山既聯而水復不關此尤創建之奇而



俱石砌罅俱石髓懸窗欄焉種種周匝始自季春之朔暨中夏事竣役不他□而僅從丁役捕撥費亦括□通融尚多長物夏欲為三面計則離石其有金城而居其中者民不呼庚癸苦追呼士得歌咏先王之風而彈琴其上者並得卧而撫菘城矣太原不亦有賴哉卽吾家有晉陽公何得專有保障也計侯衛民之心急於足民而必足民以圖衛民者蓋世卽有崇墉而實以菜色之民孰與無城卽屢豐年雉堞之不飭一旦戎馬生郊民亦寧有饑耳此侯政之次第寧

是苟且目前者哉侯少負才名海內擬侯取科第如拾芥而僅以明經起家使侯憤然以不得一第芥蒂于懷而以明經為屈不樂榮仕則安得定遠之棠不遠移南粵而天子特別屏星以隆半刺乎旣以他事波及左遷離石倘侯以左遷為屈小西鄙為不足始則西土亦何賴焉以見此保障功故離石于侯則不足于險而有餘于邊侯於離石則不足於邊而有餘於才余竊謂侯才政以過不足而少見一斑也不則寧不以文學掩侯才乎當舉行且上其事天子

嘉乃懋績當不得復循定遠故事而侯才益顯侯遇  
亦隆矣因離石諸友之請而紀侯大凡若此侯名諸  
萬昇字孟旭號澹明浙之壽昌武侯其先賢也  
萬歷四十六年

創建城臺記

李文郁

嘗聞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故秦之復隍豐之曰  
中易倦倦焉臨西北近邊往歲外藩欵貢西隔黃流  
天塹二十餘年邊無牧馬農徂其野士庶方恬熙相  
慶我邑侯古瀛常公憂深慮遠不憚艱勞築南北二  
臺甃以磚石繚以周垣房各十五間令其中可容千  
人南臺中屋扁曰有備堂左柵曰齊心防守右柵曰  
協力拚衝中一大池名曰待渴取以逸待勞以近待  
遠以飽待饑之意北臺中扁曰無悔堂左柵曰未雨

徹土石柵曰先霜戒冰池亦如之每臺蓄器械什物不少缺焉夫當今盛際凜凜如對壘處心積慮寧可尋常測度耶昔姬公賦鳩鴉尼父稱知道周情孔思孰有公者其工始於丁酉四月至八月而落成區畫盡方勸課合矩民不稱疲財不稱耗後必有採拾所聞以傳之史冊者茲姑紀其始末公諱時方字允桂直隸交河人

邑侯莊公建修城樓碑記

曹席珍

國家襲夏殷奠神皋於析木之次寄肘腋於并肆鍵關梁於西河故自寧雁以南右轉而濱於上郡雖邊腹不同或稱極要或稱次衝咸禁暴禦亂之凜焉臨邑孤懸兩河當新秦五原之孔道為全汾肩髀馳往占來蓋亦西北之重地也由懷廟以迄今甫歷三紀而數見攻圍一則始於援遼之叛將介甲投門一則起於圍綏之草竊端瑕抵間一則隣寧之士弁勾絡交寇一則秦中之廢帥遙應平賊數者禍亂不等或

得則殲其醜或失則毀其邦總倚此成陣堦戶塗隙效死嬰守之重地焉然當時慮先庚甲內外暇備內則方面之中有巨樓耳臺之上有箭槽雉堞之日有楯蔽分甲之地有汎鋪下至弓刀砲石等箭更燈威殷殷秩秩焉外則城麓之下有却月重濠之外有品坎南北之縈有虹隄隱短伏垣跳盪賭截風鶴一傳扶攜如歸自勝國以來湮廢積久前蹟泯然且南北雨臺包絡孤角最為險濶壬申之歲禍本所發至今尚談虎而色變也然朝斯夕斯者慶禍未及煦煦相

樂不思事變無常焚棟之或及已也幸 莊公以吳世族巍科試鮮山邑數年之內政通人和其補偏救弊如市水田以濟殘里賠工食以給閭役厚衣粥以贍獄囚種種嘉績悉出已資茲歲在辛酉季夏周視城垣進蓮幕王公暨弟子員張生郭生趙崔白生而告之曰臨邑盤踞萬山介呂梁岢嵐其氛甚惡今城之苦窳若此是豈勇夫重閭擊柝禦暴之義乎爰出俸金做劉晏理財必用士人之意屬諸子弟董治之遂率義士高標等朝夕拮据庀材飭匠課日督工覆

恐糜費錙銖將各匠口食輪流而犒勞之于是費省  
功倍不日告成復於文昌舊趾建治臺閣既塗茨仍  
勤其丹雘迤廓遙望雲隱翬飛宛然西偏一重地也  
然前此非無民牧一病其延金而好入一病其刻  
而不出公痛革紙贖等弊絲毫不入公私有事輒措  
自己手如此良有司今天下能有幾人哉能有幾人  
哉

臨邑修城碑記

邑令 丁宗懋

皇上御宇之三十年詔天下有司相視城垣圯者修  
之殘闕者補之毋口故常徒侈靡費毋事苟簡  
徒飾外觀黜浮崇實以為一勞永逸計維時口  
彰火中口口節方新銳意幸作晉省之以城工  
請者凡口口八州縣而臨與焉臨之城完舊之  
功半新建之功亦半先是估費盈數萬乃省之  
又省約費二萬六千兩有奇而工在萬兩以上  
者例得委員分修因即其段塔斯而為三自東

南隅以至於西屬汾陽令朱濬任之自東北隅

以至於西屬孝義令王椿任之其正東一面瀕

近狄河最挽險要惟新是圖俾宗懋董其成焉

宗懋既奉檄遂與者寅友約以丙戌暮春筮吉

從事土工木工石工金工四方民之挾其技以

來者先值復備且加厚焉計日程工無虛日焉

其明年丁亥九月甲午朏乃告成夫興大作集

大衆古聖人常慎用之春秋凡城必書重勞民

也詩稱寔墉寔壑而以韓城之溥歸美於燕師

所完則承平所有事矣其時暇故其力豫民雖  
勞又烏可以已乎我

國家世際承平內寧外謐斯民之暇且豫也固宜

乃猶重其勞之也用民之力卽以軫民之艱費

惟取諸公帑役不煩於鼓鑿門無鷄犬之驚野

有耕鑿之樂年穀順成人罔弗給百工輻輳市

肆帖然豈非興事集衆用之自有其道哉顧臨

城之廢墜歷百餘年矣屢議興築卒復中止以

宗懋承乏茲土會逢其適而又慶歲之慶

吾民咸諒予之覃精竭力相與樂其成以誅歌  
 其事不亦幸乎是役也以脩不虞而資捍禦也  
 抑所以壯太平之觀瞻也宗懋雖不敏敢敬述  
 以仰承

天子之體命

乾隆叁拾叁年蒲月既望記

督修城垣記

臨邑城垣之圯不知幾何年矣甲申春僕奉檄來署  
 尉策覩其殘毀計修築焉越兩歲奉

命興

工僕遂委督理若庀材若鳩工若察勤惰而杜滋擾  
 皆所有事也顧或曰鑿山取石匠氏所難雖窮日之  
 力而石料無多其曷以濟僕曰不然民力維艱事固  
 有不可以旦夕求者於是隄之制復緩其期寬嚴相  
 濟以上副

列憲之意亦殊費神思矣至于朝出暮入不畏寒暑

不避風雨築石隄修道路栽柳樹年餘來塵途僕僕  
又何足言迄丁亥九月落成父老觀者咸相與歡忻  
鼓舞謂是城之築其萬世之利乎蓋私心亦竊自慰  
也因勒石而為之記

乾隆三十二年歲次丁亥孟冬既望 臨縣尉候補  
州尉會稽吳潢記

增修臨邑護城石隄記

城守土資隄捍水具是安所得天造地設者之屹立  
千古亦祇假人力成之耳有基勿壞非修不為功而  
因城築隄須隄護城則城工亟隄工尤急臨為晉西  
鄙巖邑處叢山間城跨鳳嶺牛澗屢新雉堞矣獨東  
隅俯湫河恃隄以內衛陽侯馮陵其勢日蹙為城故  
不得不與水爭地也江海則塘之河則隄之湫隄為  
城故必將計長久烏能無踵事之增與辛卯冬元奉  
汾旣蒞郡披所屬邑志知湫為臨患並石隄興修設



顛末會趙令來謁具述夏杪暴水壞隄現需重整狀  
方共籌畫間而歲聿云莫鹿鹿末逞也春正月詣臨  
周覽形勢始護端緒夫湫水發源興縣合查山麓由  
長城坪經白文鎮滙榆林蔴峪諸河九十里而逼臨  
城又百里出大同磧口入於黃河計自東北而西南  
而南而復西南凡三折其源遠其流長其就下之性  
奔騰衝激無恠也月隄半剝蝕河堦盡頽倘夏秋驟  
漲則城可虞小小補苴奚濟焉改築斯可矣或者襲  
開渠分流之說欲於東岸挖土引河使就故道即以

所挖之土中亘一隄不知堆阜倍昔畚鍤彌艱而沙  
礫作防坍塌轉瞬往轍已可鑒故武安足循也或又  
謂水勢僥悍究宜從上流截過之墩於趙家厓便不  
知奔湍如遁寇邀擊必不勝以堊石當排山前令丁  
君宗懋辯之徹矣然則奈何曰勞且費難成而易毀  
者予不為為其可繼者而已添修舊隄易河凌以石  
深其根濶其底實其裏而固其縫庶幾乎足以持久  
乎費將安出曰保障一方與利除害守與令之責也  
予不敢棄

國帑不忍損民財請捐養廉以從事爾屬僚聞各捐金  
 有差集之共得如干數度既裕乃白於 上臺得報  
 可愛筮仲春之吉授趙令以式俾摠其程而吳尉襄  
 焉五閱月工告竣覆勘之矯然虹卧足壯崇墉矣是  
 役也公私無擾克底乃績微諸邑之踴躍亟公無以  
 創厥始而彼任其事者非實力殫勞又何以觀厥成  
 然安瀾之慶寧直在一時繼長增高亦惟後之人是  
 賴故勒石以示來茲且相期於勿替云爾時  
 乾隆三十七年歲次壬辰冬十月既望 知汾州府

事加一級紀錄五次海寧俞調元撰并書

本府捐銀三百兩

汾陽縣知縣李文起捐銀三百兩

孝義縣知縣黃印捐銀二百兩

平遙縣知縣蔡亮茂捐銀三百兩

介休縣知縣王篤祐捐銀三百兩

石樓縣知縣梁植捐銀一百兩

臨縣知縣趙海捐銀三百兩

永寧州知州王興毅捐銀二百兩

寧鄉縣知縣朱懋炳

寧鄉縣知縣王泰曾共捐銀一百兩

署寧鄉縣知縣毛麟

臨縣典史吳漢捐銀五十兩

增修護城石隄士民恭紀

任應龍戊子舉人

我臨之有護城石隄所以備湫河也湫河薄城東隅

時遭衝決乾隆壬午前任丁侯勸輸修整更於東

北添築月隄丙戌奉檄修城丁亥告竣自是十年來

城完而隄固臨民恃以無恐乃辛卯六月二十五日

河水暴漲冲塌向南護隄凡四丈河凌四十丈河流

轉西去城垣炮臺僅隔丈許時署任威公暨邑

尉吳公急督民夫運柳枝石塊搶修秋霖幸保既而

趙邑侯至任方殫心究圖間而仲冬府憲俞

亦蒞郡聞之即諭設法修理今年春二月親蒞  
勘驗因議增修舊隄并將河埭改築石隄四十丈高  
一丈築隄根深五尺底寬一丈二尺頂寬九尺底層  
丁砌一尺寬厚五尺長條石近河底七層用一尺寬  
厚平正塊石砌成上八層背裏皆以荒石填心隄面  
鋪以一丁一順一尺寬厚四五尺長條石隄背砌以  
見方塊石隄頂以長條石鑲邊中砌方正石板每石  
接連處加鐵管鈎石縫以淨灰漿灌之殫心籌畫  
預構成式委毛叅軍估費吳尉督工仍慮累及

臨民倡捐廉俸而七屬邑侯及我邑趙侯亦各捐  
銀有差遂鳩工庀材起於三月之初而成於六月之  
末於戲臨之民怵於狂瀾不遑寧處今則一無所擾  
而厝以盤石之安其需府憲與諸邑侯之膏澤  
不且洋洋乎與秋水並其無窮哉爰詳述始末敬誌  
之以垂不朽云  
乾隆三十有七年歲在壬辰孟冬紀

濟瀆靖源王廟碑記

正統九年

教諭 樂舉

蓋聞右稷播厥百穀而蒸民乃粒武王所重民食而四海求靖周家開國以來務農種穀享八百載靈長之國運豈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哉惟我朝太祖高皇帝奄有四海列聖相承八十餘年矣憫憫以民食為務以農事為先遣御史以撫鎮各省仍諭有司歲祀社稷祈其嘉穀之主勅封龍神求其甘雨之潤凡所以為國本民天之意者至矣臨邑地寒風烈十歲九旱正統七年壬戌大旱官民祈雨既已

耗數下土不殄禋祀於諸神之廟久而不應知縣郭  
元寢食不遑憂形於色曰法不可不變今久祈無應  
或本境之內或外郡之中求靈神以感應潤嘉穀以  
生成可乎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濟水出焉司是水之  
神號曰龍神求風而風調祈雨而雨順感應丕著曷  
往迎之乃協議僚屬擇善誘中素行肫篤者二人往  
濟源拜求聖水匝月而還乃得甘霖大降其歲大熟  
連年崇墉櫺比大有屢書焉因其靈應恭建濟瀆清  
源善濟王廟以報貺正殿一座崇山旋繞水樓一所  
聖水漣漪東西兩廈如翼斯張奉神貌而居其中嗚  
呼既顯靈威于千載之下尤望濟生民於萬年之久  
爰勒石于廟以誌神功焉

重修聖母廟碑記

郝衷赤

聖母一祀所在多有而名號各殊若宓妃玉女晉溪  
水府諸祠謂川源能興雲致雨而祀故像肖坤元從  
水類也至貞婦烈女遠如湘夫人漂母近如汾城聖  
仙長命女均以母稱胥能繩螽羽而遠椒條者吾臨  
舊有廟相傳漢高皇征陳豨有隨行宮娃仙煉于漢  
高山者三人茲殆其一然又有

聖公聖母並之者何也或云漢高公主為趙王張敖  
所尚意並像者即教與弗具詳而披殘碑斷碣多金

元時語知來由遠也前熹廟間北平白公莅政稍稍葺治閱歷六十蜡臘殿宇傾欹神貌剝落茲值毘陵莊公以世闕名宿鳴琴茲土每詣是廟亟生感慨爰命父老數輩暨僧人明光董役重修助貲三十餘緡供土木費聖殿泊廊廡及院墀缺者補之敝者新之低者增之隆者削之雖邑里市廛微有施予然非公倡之于前弗能成也以己未孟夏經始凡數易莫莢而金碧丹雘鳥革翬飛奕奕闐仡逾四祀癸亥天子以西南新定匪長材莫勝摧我公六詔騰越守

將行呼父老謂曰修聖母廟吾願也今營繕粗就而住僧匙給後將誰守仍捐腰纏十有五金購時泉灘水田五畝以贍之俾奉昕夕尸掃廟貌其永保綺麗乎猗歟我公碩德高誼振古未有顧春秋方四表有奇芝蘭玉樹生庭階者凡六震索阿戎已搏羊角上公車餘悉夜光明月鐵網珊瑚雖我公積德使然未必無明神陰佑降之百祥也



重修紫金山隆福寺記

通判 武思仁

紫金山去縣治五十里許其陰有寺曰隆福蓋古刹也禪僧號福本者臨之師莊里人持戒演法于是寺沙門多歸向之嘗謂同行曰茲寺在金太和時已屬重修至正統間相繼修葺今有歲久傾頽應宏建以拓前模既而居士張鸞等咸願以貲助遂鳩工構材于正殿兩廊增飾開大中塑佛像壁繪水陸又建三門及鐘鼓樓旁為繚垣規模視舊制十倍計費貲幾百錢工始於正德丁卯之三月至己巳十月落成乃

屬余記之於戲釋與儒二教也今來謁吾其心必有  
所慕者余乃謂之曰四方浮屠名號雖多惟佛為無  
上天人師自漢明帝金人入夢遣人往西域求佛法  
自馬駝經而來勅於鴻臚寺安置遂建寺以白馬名  
由是釋教東行精舍徧天下凡立寺繪像皈依必以  
佛為主然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  
相養之道是與吾儒實際之學迥別爾成爾寺曰當  
求之爾衆之中以記其事何為向吾徒而來耶豈爾  
亦知吾儒教之為美耶然而等歷年苦行宏茲道場

求無為於有為亦若頗有實際者吾姑不之拒因為  
文應之

甘泉溝水利記

萬歷四十五年

進士 張惟學

邑古臨州地山多萃嶺嶺岫田率墾塌坡坳故山田多崎嶇無暇畛以疆理川田雖平坦無溝澮以蓄洩無暇畛則不能受水無溝澮則不能用水縱使隨地皆水亦何利焉臨邑湫川北自興縣而來至縣南三交又西南折而出大同磧口其間千溝萬壑之水會歸於此而入黃河自前至今無人治之以興其利西浙諸葛侯莅臨邑見山田川田之均不得其利也乃勅疏渠築壩引水滋田之制其渠道之深與寬相等

其堤堰之高與厚相等度地以分區區分以畦塍植以粳稻乃以堤堰逆其水以渠道分其流引而注之于南畝曲盡水利法故邑人效以播種耕耨而歲得豐登民歌大有臨邑昔苦磽瘠者今為沃壤矣昔患貧乏者今樂饒贏昔人作三石人以止水漲作五石犀以壓水精鑿山分三十六泓以灌漑田畝與製木龍以殺水怒見汾水暴漲築大堤植柳萬株以堅堤防以禦洶湧皆因水以興利捍患而一時蒙其惠利者也今侯治臨因水興利人無旱乾之憂田有嘉禾之慶侯之治水與作三石人五石犀鑿山分三十六泓以及木龍殺水植柳禦漲之功一也吁人有古今而心無古今人有先後而心無先後侯興水利利民明德遠矣較之昔人亦何媿乎邑人享侯之德感侯之恩欲酬報而酬報不能盡也乃囑予聊述其大概者而為之記以頌侯而垂不朽

諸葛賢侯勅興水利記

蜀撫尹同臯

觀渠雨鍾雲之歌折屋成河之詠則知水利當興矣  
臨邑東甘泉西麻峪北榆林匯於湫河四時皆泛注  
非乏水鄉也而水利不興幸陰陽調和時雨零落  
農人享豐登之利固矣若彌月不雨土田折裂者不  
過桔槔抱甕已耳及炎蒸太甚兩者無濟不過望石  
燕雨馬商羊烏鬼已耳再甚焉不過望濟於兩角浮  
屠紫金寶海已耳及言乎溝洫之制皆駭為穿鑿之  
難艱無有謀及之者我臨侯諸葛公至臨脚踏陽春

車隨時雨視篆後既裁里甲減徭役緩催徵課紡織  
勸耕耨較士菽輯偷兇繕城郭次第槩舉興利除害  
不遺餘力如石壕被奸蠹之害刁徒倡珥筆之風者  
無不屏藏斂跡焉一日公登城望見湫水混混嘆曰  
臨乃古趙僻邑地無膏腴安得京坻惟是疏渠引流  
則田畝有所資豈特涓滴之利而已南鄉杼柚之家  
大小業織罔不奉命矣興水利亦有明示曩路經佛  
堂峪見水雖奔流直去然近村地勢頗低曷不引以  
灌南畝乎遂下命令築堤壩且囑董事者曰督率頌  
勤以期底績時有鄉民劉應麟劉文等率諸民趨工  
不日堤壩告成遂分浩蕩洪流得為平波引流以潤  
桑田鄉民稱便初不費民財而建從古未興之嘉績  
開臨泉不竭之利源趙清獻之開河亦不得擅美于  
前矣臯見公之美政竇契于心遂忘其不才因代為  
記以垂不朽云

諸葛侯初建水利記

進士 矯九高

聞之壩水利民古王政之所汲汲者顧天下事成於能任而廢于因循惟是淤川自縣治曲折而至岐道三十餘里地脉可資潤澤誠一方之所賴使無水聽其乾枯有水任其去流開疏之法不興水之所潤不過及其已及者而已耳所濟能幾何哉

國家二百餘年生於斯宦者未究心於用水之法幸我臨侯諸葛公來尹茲土銳意為茲邑興利一日登城眺望狀水乃嘆曰水可潤土奈何不以濟南而乎

遂鳩工課程命善營堤壩者董之公不惜躬詣數數  
慰勞鼓舞由是益加奮勉開渠以潤澤田前溯源以  
疏滄洪流未閱月而告成真浩浩之仁澤而蕩蕩之  
王政也不惟飲惠者感茲恩波而往來行旅覩茲美  
利人人歌于路矣夫工舉而財不傷役繁而時不違  
功成而民不擾盡經制之宜與無窮之利使旱魃無  
威而地沃年成公之功德及遠邇者又寧有涯哉又  
豈息惰不振因循者比哉夫備祭器以祀神革里甲  
以甦困且教紡織以利民建橋梁以濟衆凡剔弊除  
奸移風易俗四季也則捐膳以勸諸士而文風籍以  
振朔望也則頒條以諭鄉約而民行籍以興其善政  
美德措諸民間者甚多不能悉記稍陳其畧勒之於  
石以垂不朽云



邑侯朱公德政碑記

太史朱之俊撰

宜蘇王太史為侯尺木階而予階王文衡世講誼同  
骨肉故於諸邑長吏喜道其所有餘於侯獨歲其所  
不足謂夫成敗利鈍相與共之者也日計歲計縈繞  
肝鬲間竊恐其鬣予而瑱之今瓜期及矣一邑治定  
功成果出諸黽勉亦佳事乃性之所至非由黽勉來  
者始悔曩所箴之言為贅乃可以明目張膽頌言之  
始信侯之始終如一自而天下後世亦信予之不敢  
妄語也臨虞窮山山城下三面臨河歲受滂霽自己

丑兵興蠶蠶焉慮伏莽侯之來也值困且革惟清公  
立名品至近人則平易激勸婉切曰寧使人書生易  
我毋機阱疑我也一人入獄十人廢業能安寢廨中  
乎徒流以下率一日中決遣之畧盡獄中歲得櫓數  
一碩乳燕呢喃翔舞牢戶因歎前乎此者獄之不靖  
由教之不行教之不行由學宮之不飭遂立議土工  
而士民雜操銜持委謝不止侯曰土工屬民獨建學  
無與疏也建學屬士然亦無所取資貧也括邑中廩  
餼俸薪牲酬別所贏縮得三百金強募人口日月緩

輯之畫棟高墉槐宮棘宇頓復故觀而後集多士肄  
業兩廡間問難考課自經濟歷律鼓鑄鹽筴屯田河  
渠容臺兵事皆窮極本源條對別白督學奇臨文以  
為有湖學風氣拔衿佩倍往年前此為土工後此為  
養士糜財不貲其出孔入孔可以相當處計無如墾  
荒田懲游惰一鄉中糞種樓犁通融質劑牧犝犂草  
馬皆有章程露積窖封者不聞楚捷相摠聲兩稅立  
辨民間寢屑越用之啓奢靡而召戎寇足之為害也  
甚于不足則又為深長慮卽比閭寄伍兩習坐作擊

刺唐人以團結民兵為苟且之政施諸山僻小邑遂為勁旅政貴知變此類是也刑措士奮既仁且良地墾武備既富且強侯時登城遠眺酌酒賦詩觀水波曲直上下知可導而徒徒而障也移檄馮蠡使退處百步之外築堤為限游波寬緩其不與山埤麗譙爭此土米蘋藻而狎漚鷺又公德政中一段風流韻事也其諸通商惠工平估薄賦清文便民不足瑣述者輟之夫侯之始至也英年文士愛以德因贈以言且數數微行臨地其間黃童白叟纒纒叙徽美如出一

口遂文武兼修唯所設施若是是為公足哉王介甫為靳循吏新法則編蔣公琰醉不視事無適莫則優材守度量間兼之者幾人丙申大計群吏兩台使者果上公卓異為三晉冠行且為天上人矣又當進言共有餘者公諱紹鳳字儀聖別號嵩庵順治己丑進士江南華亭其故里也

重修善慶寺碑記

康熙元年是國家明辟初服遺哲之日也維時文  
廣底定滇黔大平甌閩鱗靜吳粵波澄由日出以至  
日入自絕漠以及北向戶驛尉交馳車書大同亦可  
謂田里康寧鬼神介福之候矣因思古今離合合離  
成毀成何限乎而人民之生死鬼神之治亂亦因  
之姪姒而上無論已由羸政以至李子狐火示妖勝  
廣發難為一離繫嬰馘項綿蕞禮貴為一合外威鼓  
逆金刀中絕為一離銅馬帝朔漢官復見為一合山

陽禪終吳蜀分帝為一離出峽斷鑿羊車引宮為一  
合未幾而天光背馳海宇瓜分北十六南六朝為一  
離而背井啣壁臺登單于為大合麻叔首禍遼東狼  
死為大離神堯夜劫元武箭飛天策受極為大合閻  
寺闢寵白馬沉流五代鷄距馮老販國離其合戮斧  
告終龍虎承休合其離由是而一汴二杭三閩四廣  
遼夏文訂金元遁禪高皇應運於北斗成祖兆業于  
箕尾合離離合殆不可紀數矣大約離之極則毀成  
合之久則成毀當崇貞之末造高奴雕陰葭蘆圍水

之地亭毒妖孽飛沛克宿葦河滋蔓蹈瑕破城而矛  
鋌頭顱刀俎嬰孩伐井夷竈焚寺毀觀一時香火消  
沉僧徒四散而善慶一塊土殆寥寥無人焉釋子了  
欽歷治亂兵燹之始末住持于此憫棟梁之圯頽悲  
龍象之殘落因與僧寮悟化了欲等大發願力募諸  
四方一時三門兩廊鐘樓翼室漸就增設因國家有  
事東南徵租索賦迄無寧日而正殿尚未底積恐時  
日推移興亡不具巧文以誌其顛末余亦世居此土  
借庇神庥於順治五年列名賢書之第二不敢妄為

支詞止叙其古今之治亂以及余身並僧人艱難求  
成之力告後之君子云爾

賢侯莊公買水田恤東白都記

崔景輝

禹貢則天下田賦冀賦上上錯田中中此定制也臨  
僻處晉西陵阜縱橫土田峽峭不可以上上例亦不  
可以中中例矣舊制十七里內東白一里丁戶稀疏  
田半濱山啓正間綠林嘯聚蹂躪我土宇虔劉我人  
民計厥亡失登鬼錄者十之六載司民者十之四不  
惟不可以上上例亦不可以中中例也犛犛遺黎鵠  
面鳩形真賈涕鄭繪所難悉夫以四甲丁輸十甲賦  
剝肉補瘡日復一日勢必是瘠者困肥者亦困究也

瘠者瘠肥者亦瘠不至於流亡載不止雖有智者  
點金無術難為善後策幸我 邑侯莊公來莅茲土  
三載有餘每念東白籌所以拯溺救焚者乃集邑中  
鄉先生暨厥士暨父老子弟令各抒一見俾公私兩  
宜奈言人人殊鮮定衡公曰與其目前莫若百世與  
其損下莫若損上惟有捐俸市田以給賠戶一法令  
公私兩宜無出此右者於是相田之可水者得三十  
畝有奇其值百有二十計畝四金底秋地租多寡若  
干視賠之上中下而差等焉仍集邑中鄉先生暨厥

士暨父老子弟詣城隍廟立券貿易有家人父子之  
歡無長吏畏怖之色將見東白里父傳子子又傳子  
億萬世無疆休自今以始矣異日丁闢田葦亦得與  
上上中中同載負版或未可量也噫嘻若公者買犢  
買牛者乎其見佳禾麥乃笑者乎其璽書勉勵增扶  
賜金者乎其拭目以俟之余與公有年家誼檢知公  
今茲買水田一事故樂述其詳至田有疆畔有國賦  
并開於後用垂不朽以廣公之素志云爾若夫德政  
多端鄭樞部已有記茲不贅

閩邑神祇耆庶公記崔公德行碑

在昔博陵戡世標繁靈於冀土清河衍冑綿瓜嗣  
於參墟高者鼎鉉三台卑亦邦伯九州惟德斯慶  
惟才斯美而降年有求有不求弗問也今星禽畢  
曜紀元之四年乃

國家之二十六年也歲在疆圉單於日道磨於大火  
閩伯禍歲處士星沉歎月建於厲昴奄崔公之西  
行公大父依漢以橫經奪席會人倫於東國乃父  
鍾秀以芹宮碩彥克繩武於家胤公諱景輝字萬



藻秉秀山嶽受氣星辰年在髫髻已齊名於郭伋  
學甫勝衣卽見賞于王澄豈直童子之明經書生  
之說卦而已起家尚書有聲弟子才可決科未獲  
一鳴於上苑翼足搏風僅爾兩介於秋闈雖陰德  
已注于星官而文魔尚壓其一頭乃循資格爰校  
次第甲子之歲作賓上國公溫溫者性恂恂者質  
休休者量參大辨而持之以訥包大采而守之以  
白不修夷齊之潔故其清不可尚也不學惠連之  
辱故其道不可屈也乃憚宗廟之犧守不靈之龜

因制業之不就遂移志於岐黃遵靈樞素問之旨  
滙劉李張朱之成洞達乎表裏經絡曉暢乎砭石  
炳多究五科七事之機行十濟七方之制故發無  
不中療無不瘳何異乎倉扁神術帶下老弱之數  
變乎然公之才情閱肆問學該洽治不一家攻不  
一術袖裏巫咸枕上天官盡甘石梓禪之能知四  
國之皆火算出入盈縮之數卜庚辰之入郢又龍  
傳彥賴針神子午陶八州之牛眠一杆不爽孫大  
帝之鴉飛有喝斯應又理窮河洛術盡京焦春秋

之元命苞悉取諸懷孝經之援神契如指諸掌更復精耶律喬杓之經抽轆轤殿駕之秘修短皆知禍福如響方期術極衆庶道濟公卿乃玉京徵作不相其年彭監纏魂故促其算堯典入棺關西罷講病門墻之生莠嗟山木之長頽途登石鈕路入金城塞瑩樹直秋草雲平悠悠丁令歸來何日聊記謬言以誌不朽

大清康熙二十六年歲次丁卯菊月上浣八日

戊子亞元原任湖廣荊州府襄陵州知州眷弟曹

席珍頓首拜撰

除私派記

臨邑去京師一千八百里雖僻在萬山之中而商賈之往來

皇都者如織故政績常相聞也庚子冬杜世兄以宗伯公之子分藜

內廷者八年謁選得是邑下車之時適歲大稔流亡載道聞其現畫區處設檀粥勤賑濟俾饑者得食逃者得歸而鴻雁無歌萋楚不作且典贊以給日用卽資物一空宴如也于是紛紛藉藉

傳為美談及同年友朱公以總憲承

天子命賚

帑金以賑山西歸而言及邑宰之清廉愛民者以臨邑為最蓋其崇學校勸農工旌良善鋤強梗莫不嘖嘖人口而小民所尤感誦不置者莫如革私派一事夫私派之弊不知始于何時而歲復一歲官則視為固然民亦奉為常分積日累月寒餒道塗斃踏溝壑民窮且盜職是故也于是憊心罷精細加剔訪知所料斂皆起于徭夫

有丁則有徭此定制也乃紳衿則從優免矣口民終歲拮据竭心一力以供

國賦而又有私派以苦之此豈

聖天子軫念黎元同于赤子至意乎今杜世兄正直方嚴祇慎所職舉歷來積弊毅然除之是其為政知所先後以致口艾咏歌真乃克守家法不愧為名臣子古所謂召父杜母寧是過耶將來璽書褒美不次超擢特且夕問事耳爰是喜而誌之

隣治年通家世弟陳豫明頓首拜撰

八景詩

紫金瑞雲

知縣諸葛昇

壽昌人

借得關門氣翔雲萬岫春氤氳亂鳥足  
靛韃起龍鱗樹濕鐘聲潤芝明草色新  
豐隆應可馭一片渡天濤

黃河古渡

歸牧牛羊晚輪蹄喧渡頭折流開急峽  
激漲下崇邱東望鱗鴻沓西征士馬愁  
相過誰有意頻問濟川舟  
慈雲鏡碑

何年一片石秋漢起雲晴山出臨池媚  
人來向月明

銀河連影合玉女愛妝成欲傍温公去安臺似有情  
普化神鐘

浮刹依晴漢疎鐘鎮寂寥激音散花雨流韵落松潮  
入暮催猿急歸雲送鶴遙數聲殘角後清夢隔塵囂

東林春色

欲問東皇馭春先到樹林辟寒敷柳色漫煖浴花陰  
列嶼環蓉鏡鳴泉響素琴香銷清梵絕僧舍書沉沉

鳳嶺朝陽

峻嶺來羸女吹簫欲共飛芙蓉間曙景松檜領朝暉

苔益千章羽雲增五色衣德輝堪下覽疑向舜庭歸

湫川煙雨

湫川凝暮靄何處似瀟湘萬井橫煙濕千巖出雨涼  
人家迷遠樹城郭掩斜陽欲訪幽居客模糊問草堂

甘泉漱玉

千金懷一插吸飲試夷齊噴玉紛流亂鳴珂聽壑低  
莎青雲濕濕草碧雨萋萋我欲乘驄去踏花香作泥

紫金瑞雲

豈應歌復旦紫氣集嶙峋玉女花初散金人露欲勻

朱紹鳳

龜含芝草秀鶴舞綵衣新佇看為霖雨天涯處處春  
黃河古渡

天地何年老勞人半渡頭浮梁隨逝水斷岸落殘秋  
猿嘯秋風急馬嘶曉月愁爭如牛背上閒吹看東流  
慈雲鏡碑

我欲懸秦鏡馮高照不平何期尋斷碣於此得長明  
風雨時時拭山川面面呈問誰堪比德惟有玉壺清  
普化神鐘

清夜疎鐘度依依落九霄聲淒猿嘯急響和鶴鳴遙

僧夢隨風斷旅魂帶月銷可憐楚炬後松檜影蕭蕭

東林春色

朔風長瑾戶黃鳥忽鳴林春望疑吹律南薰欲御琴  
泉澌苔徑滑鐘度翠微陰寒谷無嗟暮春光取次尋

鳳嶺朝陽

丹穴知何處餘輝薄翠微秦蕭吹不去舜陞舞初歸  
西距關門險東連海嶠暉岐山應在邇恐向九霄飛

湫川煙雨

湫水橫山郭煙波鎖夕陽觀瀾誰似練聽雨但傳觴

塗抹千山翠迷離萬井涼有魚堪下釣我欲賦瀟湘  
甘泉漱玉

長欲臨泉水孤芳只此溪露從金掌下水與玉壺齊  
草木皆含潤桑麻一望迷乘春時眺覽片片落花西

初抵臨境石門塢作

邑令 丁宗懋

相傳離石舊僻處大河東一水來天上羣巒在眼中  
□盈榆半綠□淡杏初紅最好知時雨今宵四野同  
嶺雲軒漫興即用陶隱君時分賦四絕

丁宗懋

七言律

臨泉懷古

邑令 丁宗懋

孤城頽落晉西陲見說稱名地澤宜穴處渾思人近  
古山耕最喜雨知時蒼涼霧鎖仙姑洞靉靄雲橫石  
勒祠何處更尋烏突舊惟餘五社紀殘碑

秋川觀漲

丁宗懋

大枝頭與小枝頭萬壑乘凌挾衆流沒岍嶠來迴岫  
轉衝沙浪下拍空浮涼生遠樹風微定響過前灘雨  
乍收此去龍門真迅駛却分餘潤徧岩陬





原件短缺

塗抹千山翠迷離萬井涼有魚堪下釣我欲賦瀟湘  
甘泉漱玉

長欲臨泉水孤芳只此溪露從金掌下水與玉壺齊  
草木皆含潤桑麻一望迷乘春時眺覽片片落花西

初抵臨境石門塢作

邑令

丁宗懋

相傳離石舊僻處大河東一水來天上羣巒在眼中  
□盈榆半綠□淡杏初紅最好知時雨今宵四野同  
嶺雲軒漫興即用陶隱君時分賦四絕

丁宗懋

七言律

臨泉懷古

邑令

丁宗懋

孤城頽落晉西陲見說稱名地澤宜穴處渾思人近  
古山耕最喜雨知時蒼涼霧鎖仙姑洞靉靄雲橫石  
勒祠何處更尋烏突舊惟餘五社紀殘碑

秋川觀漲

丁宗懋

大枝頭與小枝頭萬壑乘凌挾衆流沒岍嶠來迴岫  
轉衝沙浪下拍空浮涼生遠樹風微定響過前灘雨  
乍收此去龍門真迅駛却分餘潤徧岩陬

登紫金山絕頂禱雨有序

丁宗懋

山峙縣北為八景之一志稱紫金瑞雲是也  
絕頂有風雨二穴相距尺許風穴常扃時苦  
旱以手探雨穴有泉溢出卜於神啟兆曰三  
日雨足既而果然

一瓣心香遠古虔崎嶇敢憚陟危巔瑤宮俯矗千尋  
碧尺竅潛分咫尺天突兀有山兼有水郁紛非霧亦  
非煙由來勝景徵靈異甘雨期予卜兆傳

煙雨臺塔戒二律歌川煙雨為景之一

丁宗懋

北來怒漲逼層隄蒼筤黃流兩岸齊近市煙嵐霏斷  
續沿崖廬舍布高低拂塵尚自留殘碣攬勝還堪識  
舊題歲月遷移陵谷變敢將綬奠任蒼黎  
危亭百尺俯東臯石蟠根結構牢山色常留雲補  
堞灘聲乍挾雨為濤心勤保障吾才拙目擊迴瀾乃  
力勞從此順成占有象迎陽歲共薦春醪

登東城樓留別吳尉二首 丁宗懋

高樓百尺俯重闌半枕山崗半水濱遲我歸期今五

載自丙戌與吳君有城工之役獲持還付未歸人  
迄庚寅予始得陳情歸侍

垂柳依依欲別人葉含朝雨淚痕新叮嚀莫使輕攀  
折留傍孤城迓旦春

隄柳成行皆予與吳君所手植者

觀東城石堤作歌

邑令趙輝璧雲南人

一城屹立凌高峰一水奔突如游龍立者突者勢相  
觸一堤綿亘當其衝偉觀駭目肇何日興安陳子道  
首糾工前明萬曆丁丑歲經始不日成長虹往者疏  
鑿無休暇民力已殫民財空編杵築沙等兒戲直以  
有限填無窮自從此堤足砥柱川流一障狂瀾東年  
深豈免有漶漫暴漲忽復侵崇墉我  
朝勤民百廢舉帑修累累經雍隆雍正乾隆年間俞  
守元朝丁令崇禎互接踵狀川煙雨臺名留芳蹤我昨登臺

快遠矚城郭映帶圖畫同安堵百年等磐石仁人之  
賜豈有終繼長增高繫誰責後之來者當擴充自慚  
飽食太倉粟雀鼠何過吾何功

紫金山懷古

羣山合沓黃流東茲峰崛起何穹隆凌虛築觀出雲  
雨中有龍氣盤青空奉祠石郎王者像上黨胡羯真  
英雄還聞祈禱應如響剗羊酹酒酬神庸雨穴半開  
風穴閉箕畢效順趨靈宮提攜婦孺乞聖水以手探  
穴雲濛濛我聞此語坐歎息荒唐傳說隨兒童遠想

群雄紛割據離石竇當全晉衝元海一去世龍繼磨  
牙吮血狼虎同豈其草菅殺人手能以慈祥爭化工  
况復連年苦魃虐呼僮僕來村翁怨暑啼饑遍四  
野神雖傾聽何能聰今年山邑得小稔三十六雨歡  
老農寄謝山靈共保赤無頌市美貪天功

紫金瑞雲

深山那借江河潤瘠土尤期雨澤殷但使民和歡未  
日何妨吏隱懶如雲英靈岳瀆浮佳氣黶黶樓臺入  
紫氛從此為霖休秘惜頌令物望慰慙慙

黃河古渡

乘槎舊事已茫然，偶向通津問濟川。  
隔岸雲山秦百二，前程海國路三千。  
橫灘舟急愁行客，鞭石橋成憶往年。  
指點遺蹤殊恍惚，由來古渡屬神仙。

慈雲鏡碑

似與名山別有期，披圖忽已快心脾。  
慈雲自護清涼界，石鏡常懸碧落碑。  
大地山河看迤邐，諸天風雨入厓巖。  
何當一訪招提境，收拾雲林畫裏詩。

普化神鐘

神鐘百里朔前金，洪鑄千年寄佛林。  
魚鑰未收催客夢，鷄鳴相答喚塵心。  
三千界裏流昏曉，百八聲中自古今。  
法界不嫌城市擾，雲山縹緲是清音。

東林晚照

迤邐城東景物奇，賞心尤在夕陽時。  
山當晚霽戎戎遠，日向芳林故故遲。  
樓閣入煙青掩靄，村扉帶暝碧參差。  
還餘一事殊清絕，淪水烹茶坐詠詩。

鳳嶺朝陽

嵐光靄靄樹重重，莫道荒城僻陋蹤。  
雉堞參差排嶂

出魚鱗縹緲入煙濃  
梧岡舊集丹山鳳  
海暈朝懸日  
觀峰恰憶吾鄉  
鷺鷥只今百鳥尚朝宗  
余鄉鳳羽山百鳥來朝

秋川煙雨

畦畛雲連山上下  
園廬壤錯水西東  
一川風物霏烟裏  
萬井生涯細雨中  
野漲有時波滾滾  
村虛入望樹濛濛  
賞心最是登臨處  
縹緲樓臺十里風

北嶽秋風

凌虛宮觀入雲齊  
三晉風烟一覽低  
嶽色高懸秋水外  
河流遠抱孟門西  
秋來倍覺乾坤大  
望去都教眼

界迷莫笑荒城坐  
拘局溪山勝處任攀躋

漢高山

上方仙子碧雲鬢  
縹緲遺祠翠靄間  
聽罷迎神送神曲  
瀟瀟風雨漢高山

劉王溝

左國西河萬馬來  
晉史劉淵據離石西河美稷建左國城  
劉王過此亦雄哉  
不知元海何功德  
時見居民賽廟回

太尉城

越石當年築二城中  
原淪陷獨支撐  
只應風雨英靈

聚猶聽荒鷄夜夜聲

孝文山

行殿依稀入翠微孝文曾此駐□□□望氣開山  
後草木猶知拓跋威

甘泉

芳冽清瑩色味全可憐僻陋少傳宣如逢坡老攜團  
月肯作人間第二泉

石巖佛字

體勢縱橫筆不如胚胎應在結繩初若云太上原無

佛試看摩崖亘古書

西溪月色

唐家五杜半妻迷勝地猶傳古玉溪溪月清華誰比  
似風光絕憶鏡湖西

長壽山

城郭參差入畫圖峯環河帶樹縈紆塢高曠望知何  
事風雨關情十七都

言懷

經世無長策家居亦素餐只緣懷濟物不敢薄微官



歲月消磨易關河跋涉難鄉雲八千里回首路漫漫  
其二

此邦古烏突控馭晉西陲草沒劉淵碣雲寒石勒祠  
餘風殊莽蒼舊俗尚陵夷勿恃徒敲撲須令識父師  
其三

好鬥矜蠻觸糾朋競角牙汝曹成習慣余意甚咨嗟  
切切勤相語蚩蚩聽勿譁倘能容我懶山縣好栽花  
其四

無才甘受牧是處等牛羊地若論肥瘠人何別士商

關情憐鵠面僻壤藉鳩藏撫字吾何力民勞望小康  
秋日登長壽山

憑陵絕頂俯遐陬勝覽偏增作客愁關塞蒼茫看遠  
道風聲蕭颯入高秋雲山此地空三晉書劍當年隘  
九州一病顏唐誰自料鄉思無那怯登樓

登東峪關高閣遠眺

清游一散脚腰頑絕頂憑凌翠靄間繞郭人家烟裡  
樹滿城樓閣畫中山偶尋勝地渾忘去已約詩人共  
賦閑便擬從今幽興熟琴樽有暇輒躋攀

荆少霞同年招飲并同登文昌閣遠眺二首

簿書叢雜高成堆  
倥偬久已踈樽壘  
俗吏何心覓韻  
事荒城恰是宜  
迂才有時投罅  
赴佳約胜地相  
引万街杯今朝又  
報惠詩至笑我  
□□□為哉

邑屋華麗人圖畫  
樓臺罨靄供躋攀  
不道山城有此  
境休教泉石喚我  
頑曠觀雖無十里  
遠清興已饒半  
日閑多病渾忘百  
憂失故應觴詠頻  
開顏

題壁詞

并序

曹席珍

珍臨彛廩生也於順治五年戊子科中式第二名舉  
人公車計偕屢別春闈於十二年揀選縣職於康熙  
二年除授湖廣鄖陽府竹谿縣知縣谿古上庸國其  
地背倚商洛右帶梁洋左達均房南連夔巫歸巴周  
圍千五百里深山大澤密林黑箐益叢奸伏莽之奧  
區也壬寅歲三省會剿茅麓始經收復抵任初驚鴻  
寥寥費萬千招撫萬千經營始成縣治歷俸十二年  
始量轉彝陵知州彝陵古西陵名郡較縮三峽瀉激

長江為全楚西門時三藩並撤黔滇雖未發難異志  
已成督部電檄星催上自西陵下至九江將大小船  
隻俱擄赴洞庭西岸船戶夫役雲屯蟻聚致米珠薪  
桂卽逆藩未動而已有不能終日之勢至督部甘凶  
信至魚驚獸駭遂闐然星散其時湖南諸郡同時告  
陷西起庸竹東盡襄樊乘風鳥訖哄然蹶起於是襄  
鎮則楊來嘉耶協則洪福竹山路則謝泗竹漢路則  
馮元本縣馮逆首謀背叛欲將予擁挾入川乃設計  
給予曰吾輩戮力同心為地方死守當於關帝廟插

血飲盟今已備香楮宜速赴盟所予知其誑詐遂據  
臺不下賊果率衆來攻予同家丁竭力死守晝夜不  
懈時秦兵三千駐扎白土關距城四十里賊顧瞻首  
尾不敢人攻復有中軍守備劉斌協謀造變因所領  
士卒不願隨賊入川中途擁劫而回賊勢窮蹙遂狼  
狽入川維時文武具由申報荆州督部武官係馬上  
飛遞不數日而到荆予報由塘路到府轉院比及至  
荆而請命已下將劉斌起陸三級以叅將官卹給營  
事予奉督部憲批云文武申報時日皆全所到遲速

互異不便再行入告止得一獎云保印全城忠義可嘉八字而已馮逆甫去川逆隨來偽賊王屏藩送重夔道偽劄予卽申報本府轉繳督部奉批該縣前能抗賊拒敵茲復守節不染深為可嘉尚當益勵忠壯以圖後效川逆甫去房逆隨來偽將軍楊來嘉送到夔州府知府偽劄予卽時申報本府轉繳督部至楊逆委偽都統洪福領五鎮十三協之賊傾巢來攻以為至卽牲祖無異操石以擊卵也然本縣原無城池予率眾據中峯觀守備劉斌則分據桐谿塞賊一股

營於桐谿一股營於中峯自八月十九日攻圍起至九月二十八日百計不下師老糧匱賊亦悔退乃撤桐谿之賊併力來攻中峯至次日酉時雲梯百道蜂擁蟻附寨上木石亂下其死傷者填滿壕壘不可勝計偽副將火攻營戴德領鎗手三千每排五百前排聲絕後排繼之煙炎連天聲震山谷鉛子流火雜下如雨其傾刻之際立死炮火之下者弟姪曹傑曹啟東等家丁張永祚楊成等寨民陳泰孔木匠等衙役門子徐祿何天祚左右前後積屍三四十餘偽城守

備副將馬更奇身被重鎧將攀登飛上腦中大石滾斃寨下賊勢大阻乃偽鐵騎鎮楊開運督賊舉火來燒寨樓火起炎發立身無地賊遂百道蟻登除婦女墜摧死傷外闔門盡遭屠戮予復上中峯絕頂至靈宮廟下地勢斬削最爲險峻奈親踈畧盡左右無人珍已兩日不食筋骨酸酥遂力竭被執時滿門盡登鬼錄苟活何爲極口大罵以求速死賊以爲奇貨可居反縛昇營不語不食者數日未得就死延至十月初九日解送常德澧州比及至房則下獄禁錮備

受非刑如抱竹筒騎鉄牛之類幽繫兩月餘聽候偽令發落後偽令下許釋放還官予義不受辱甫脫鈕械卽潛夜逃走至白土關已入秦地不意逆賊余位都者夙係比隣文武交際厚友也伊自粵東守備陞白土路游擊路過竹谿時余贈裘給資款燕加渥伊任後往來最密予嘗心計以爲逃難余公可托也乃與賊潛通線索計就內應珍錯投陷奔賊反面成警將余解交賊逆洪福於是再罹網羅備極拷吊體無完膚將半口鐵鈕用斧打合仍解送房陵遂致左

手筋斷腕骨扞出行至竹山縣南江上庸驛血肉腫綻寸步難移於驛前廟壁題有絕命詞古風一篇滿江紅詞一闋比及至房自分必死適值楊洪兩賊構怨鎖擊賊轅門左側越五日出示初七日出決竹谿知縣曹至六日舉城火變片木不存至初七日楊逆大坐賊僧綁縛將赴西市忽傳釋放蓋一則賊因天變生懼一則因洪賊記室游超將壁詞抄報不意內有孝廉辛鐘英楊逆聘來以訓賊子楊開運者劫擁入房啣賊入於骨髓見予壁詞大生憐憫跪懇求釋予

事後始知之而當時則在夢中也釋後偽知縣陳耀將予安插城西南三十里撒海堰余衣食俱乏惟採食豆瓣蛾兜腸水芹黃精蕨粉等菜餬口延生而面目盡皆浮腫後賣藥賣卜繩營苟活十七年戊午大兵四面進剿賊拔營夜遁予首謁軍門楊提督佟復將予血苦通詳督制撫三院奉督部蔡憲檄令府道詳驗傷痕確具實情以憑彙疏題奏予僑居樊城谷資盡竭其艱窘情狀勢可行乞因堅懇本道歸家且年踰七袞喘息不續功名非所問也原文並壁詞

錄附於左 昆明池水橫六詔中有長鯨尾不掉西  
南風鶴過湖湘妖氛一夜滿邊徼我家山右尹楚水  
十載楓林始量徙全刑門戶屬西陵未及交代軍聲  
起庸竹綿亘到襄樊長漢一千二百里偏裨鎮師與  
三軍盡是八閩謫戍子潮聲夜半捲鄖關鳥語狐鳴  
滿漢南高官大爵爭來啗不信常山人姓顏水冷金  
寒性所成誓將隻手答盛明内外援絕四十日嗟兮  
帳外皆楚聲闔門義士同日死血頸模糊當路橫牀  
頭刀頭總氣盡刻木束蒲莫問姓任爾碎首與流腸

羞向竈養丐餘命朔風冽冽雪花急關木嬰鐵餅房  
國讀書萬卷取義難悠悠生死何足說系命飛報武陵  
路幽繫房獄無朝暮夢魂夜到睢陽臺傷心誰復辭  
霧露臘盡冬回春到頭令下還官許釋俘共說反面  
偷生好讀史會笑滿武秋月黑冒險度秦關襍鹿初  
奔說萬難堪恨余逆通線索反面成讐縛送還重罹  
羅網再撈掠血肉風飛俱見骨半口鐵鈕斧合親左  
手筋斷右骨折風吹枷鎖雨做囚狎猙鬼卒互輪流  
上庸城外南江水欲葬魚腹不可求寒燄明滅照破肉

啾啾如聞鬼夜哭雙眸開闔不能言潛將甲子算太  
乙兩葉重華日正中四海何地不呼嵩但能厲得驚  
霄志不怕蚩尤萬丈峯

余始閱邑志歎其文獻寥寥矣以為山城僻陋固宜  
及閱全晉通志得是篇而讀之駭然曰斯地而有斯  
人耶官一知縣耳其應變抗賊百折不回雖張中丞  
之守睢陽余左丞之守安慶壯烈何以加此而乃生  
不見知於當時死不克傳於鄉里抑何所遇之窮耶  
使此人而早死於賊則已無此文無此文即無此人

矣今幸有此文而邑不載有此人而邑不知憤憤者  
誰與守土者與邑人士與將何以說文凡四五千言  
爰刪繁存要亟為補入以闡幽烈以光簡編且以誌  
景慕之微意云爾

道光二十年冬日滇南趙輝壁識







原件收藏

山西省图书馆

原件书号

172568-172571

原件状况

原件完好

[康熙]臨縣志八卷首一卷

(清)楊飛熊修 崔鶴齡等纂

清康熙五十七年刻本

四冊

本部书共摄制 1 卷 卷一至卷八

版权所有——不准复印

# 本部书完

本片卷含： 卷一至卷八